

张大千百年诞辰纪念



张大千艺术圈

包立民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肇庆市艺术团

肇庆市艺术团

肇庆市艺术团

张大千艺术圈

包立民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大千艺术圈 / 包立民著. - 增订版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9. 2

ISBN 7 - 5059 - 3226 - 8

I. 张… II. 包… III. 张大千 - 生平事迹 IV. K825.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8) 第 40155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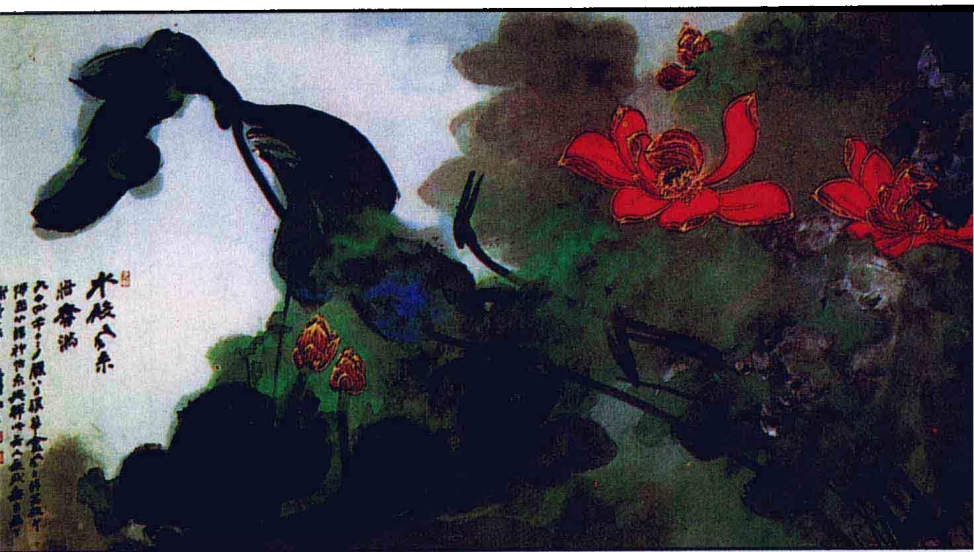
书 名	张大千艺术圈
作 者	包立民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苏 晶
责任印制	董 华 邢尔威
印 刷	彩桥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0.625
插 页	4 页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6140 册
书 号	ISBN 7 - 5059 - 3226 - 8/J·753
定 价	2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唐人画牡丹金碧
 辉煌炯若雪錦皆
 居海上於雪峯丈
 齋中見乃亂五色
 牡丹徑邦為齋中
 也道君皇帝佛頭
 芳并效唐法之明以來可悉
 雖沒輕軀而愛之穠茂貴
 彩亦可見矣 甲申季春有記



佛头青（蓝牡丹）



钩金红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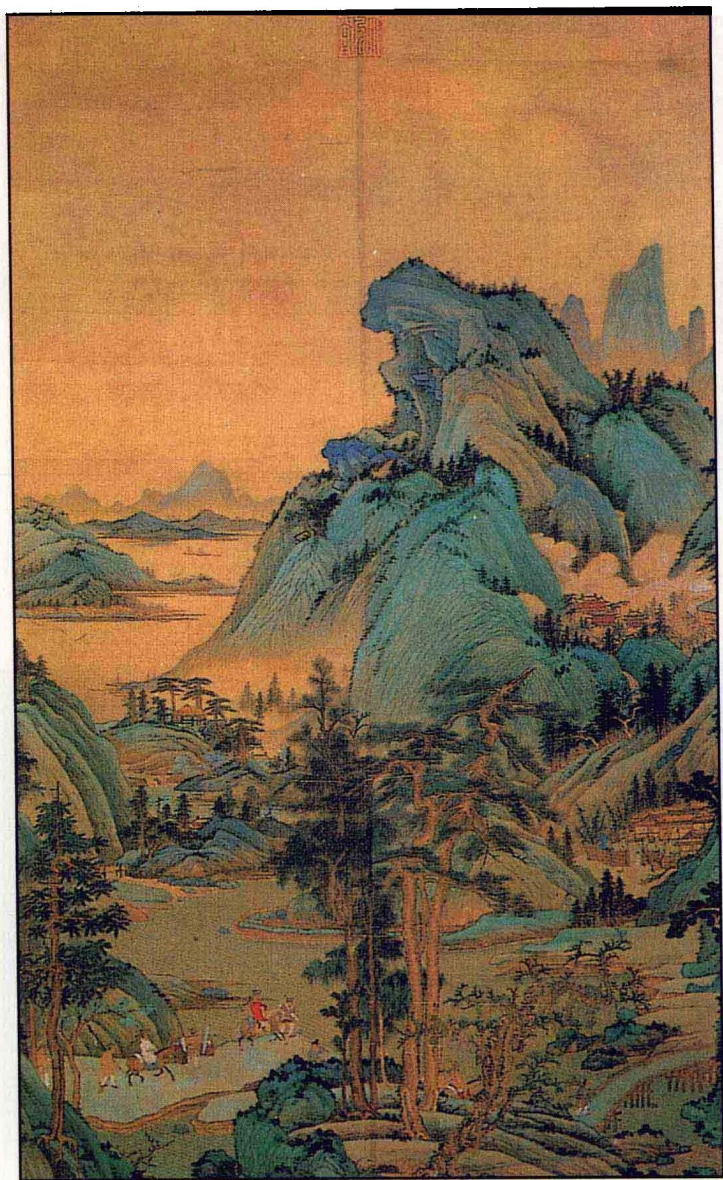
荷 朱



松下高士



泼墨飞白山水



江堤晚景

目 录

张大千传略	1
张大千·李梅庵·曾农髯	36
附：关于张大千拜师	42
张大千二十年代初的设色仕女画	45
张大千与张善子	52
张大千与谢玉岑	64
附：关于谢玉岑“病重托弟”说	73
张大千与叶恭绰	80
张大千与张群	91
张大千与张学良	102
张大千与黄君璧	110
张大千与溥心畲	121
张大千与徐悲鸿	133
张大千与齐白石	143
张大千与吴湖帆	148
张大千与于非闇	157
张大千与叶浅予	168

2 张大千艺术圈

附:叶浅予评说大千人物画	176
张大千与郎静山	183
张大千与张伯驹	188
张大千与台静农	194
张大千与余叔岩	199
张大千与方地山	203
张大千与李秋君	211
张大千与春红	221
张大千与赵无极	241
张大千与毕加索	248
张大千的收藏	256
张大千的自画像	264
大风堂门人小记	273
附:大风堂同门录	278
张大千的去国和怀乡	282
怎样看待张大千做假画	302
张大千艺术年表	310
附 录:	
关于《张大千艺术圈》的通信	王充闾 包立民 324
从文化环境中去发现传主的心灵	周思源 330
不拘一格写大千	陈传席 333
初版后记	337
再版后记	340

张大千传略

黑猿转世

1899年5月10日（乙亥年四月初一），张大千（名正权又名权，后改名媛，号季爰）出生于四川内江县安良里象鼻嘴堰塘湾。父名张忠发（字怀忠），母名曾友贞。张忠发是个老实巴交的“下力人”，曾友贞则是心灵手巧的民间剪纸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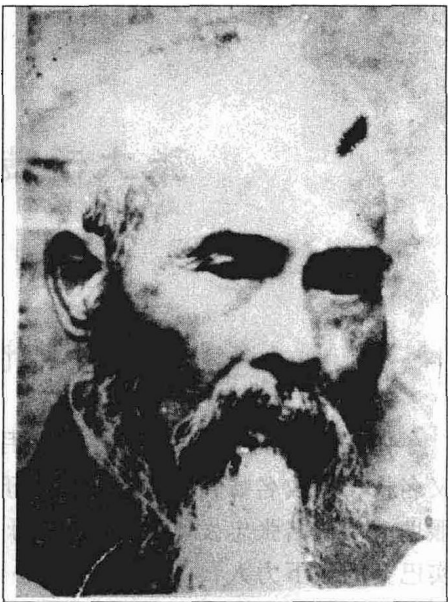
关于张大千的出生，流传着一个颇具神话色彩的“黑猿转世”的故事。台湾已故名记者谢家孝曾当面向大千先生求证过这个传说，大千先生笑着点点头说：

“是有这件事，但说起来未免迷信。中国人的事，我们总免不了有征兆附会之说。那是先母曾太夫人在怀我即将临盆的日子，有天晚上梦见一长者，捧一圆形的大铜锣，铜锣闪闪有光，长者双手把捧着的铜锣递给我母亲说，这是给你的。因闪光耀眼，家母看不清楚，只知道铜锣上有黑色的一堆东西，家母请问何物？长者回答是黑猿。家母此时才看清果然是一黑猿，蜷伏在铜锣中心，驯静，两只眼闪光注视家母。长者并叮咛说，要小心照顾黑猿，说猿有两忌，怕月亮，怕荤腥……家母惊醒后，记忆清

2 张大千艺术圈

晰,即对家父谈起,我们一家人都知道这个梦,不久就生了我,家人戚友都说我是黑猿转世,这并不奇怪,反正是梦兆之说……

“这个故事,当年我在上海拜曾农髯先生门下时,家父讲给曾师听过,曾师即为我题名为蜎……又为我取号季爰(爰为古写的猿,汉朝时再变为蜎),因为我虽然排行第八,但因三个哥哥早故,活着的我应该排第四,伯仲叔季,因号季爰。”(见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



张大千之父

张大千的这段回答,把“黑猿转世”的传说,以及早年曾农髯老师为他改名的来历交代得一清二楚,不用笔者多费口舌了。

一十习艺

张大千的母亲曾友贞,是乡里小有名气的民间艺人,她能画善剪,人称“张画花”。由于母亲的熏陶,张氏兄姐几乎都能画几笔。大千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二哥张善子比他大十七岁,早年从政,加入同盟会,从事推翻满清帝制的活动;三

哥张丽诚，经商；四哥张文修，教书。只有姐姐张璋枝经常陪他玩耍、教他画画。据张大千回忆：“我记不得什么时候开始学画，人家说我九岁业绘事。由于先母能画、兄弟们都会画，尤以家姐璋枝得益慈教甚多，她画得最好的是花卉，我小的时候多由大姐教导。”可惜这位姐姐在他十二岁时，因病误服药物而亡，他即被送入天主教福音堂教会学校读书，因他家是信奉天主教的。（参见《张大千的世界》）



四哥张文修（左）与三哥张丽诚（右）

张大千自幼随姐从母学过绘画，但父母并不希望他学画，更不希望他以画为业。原因很简单，画画没有出息，要守穷一辈子。所以当他中学毕业，赴上海并表示要学书画时，家~~里~~不同意，只得听从父兄的意见，第二年到日本京都公平学校去学染织。这一年他十九岁。

有人问他学染织是否在色彩原理方面对绘画有影响？他的回答是：“完全不相干，学染织我学得很好，但是后来一点儿

4 张大千艺术圈

也未用上，我自己开玩笑说，绸不染了，我要染纸。”（同上）

张大千在日本学了两年染织，回国后并未从事染织，而是决心当一名画家。

二十游学

张大千决心要当一名画家，但是拜的老师，却是清末民初寓居上海的书坛名士，一位叫曾熙，另一位是李瑞清。学的是书法，而不是绘画。

李瑞清，字仲麟，别号梅庵，又叫清道人，江西临川人。他曾任前清江苏提学使（相当于江苏省教育局局长），在南京创办了两江师范学堂（民国后改为东南大学、中央大学，解放后又改为南京师范大学）。李瑞清任校长期间，开设美术劳作课，开创了现代美术教育的先河。李瑞清在清朝做过大官，为官清廉刚正，在学术界有很高的地位，惟性格固执，坚守忠君观念。辛亥革命后，他一直以清遗民自居，头上的辫子不肯剪，盘在头上作道装，自号清道人，写字也爱题“清道人”的别号。后人为了纪念他在现代艺术教育的功迹，在他创办的学堂内建造了梅庵。

曾熙，字子缉，别号农髯，湖南衡阳人。出身贫寒，事母至孝，人称“曾孝子”。他是清道人科举场上的旧识，又是艺林中的至交好友。1915年，曾李重逢于上海。此时清道人已在上海当寓公，鬻书为生，享有写魏碑（北宗）的盛名，他劝曾农髯留下来当“同行”，同耕砚田。在清道人的劝说下，曾农髯携家眷来到上海，清道人亲自为曾熙书写了鬻书润例，还把曾熙介绍给蜚居上海的前清遗老和胜国耆旧，一起参加诗文

书画雅集。在清道人的提携下，曾农髯的声名日盛。曾农髯是一个重情义的厚道人，他虽说兼擅魏碑的南北宗，但从从不写北碑，凡是有求北碑的，一律介绍给清道人，还主动让出一些求字的给清道人。另外，凡是拜他为师的学生，他往往转荐给清道人，因为他知道清道人门户大，人口多，开销也大。因此张大千拜曾农髯为师后，又在曾师的转荐下，拜清道人为师。可是半年后，清道人就病逝了。

张大千拜曾、李为师，学习书法。怎么学？据张大千回忆：“拜老师后，经常去侍候老师，静听老师与朋友们谈书论画，就等于在授课。从来不敢插嘴接腔，每月把自己写的字送到老师家里，由于学生多，课业都堆在那里，老师也未见得有时间批阅。”（见《张大千的世界》）由此可见，张大千拜师，主要是听老师与朋友谈诗论画。至于学书，只凭眼观心领了，在曾李两师的书法中，张大千受清道人的影响更大，他早期画作中的题款多学清道人，学得形神毕肖，可以乱真。

曾李两师喜欢收藏石涛、石谿的作品，也喜欢与朋友（诸如黄宾虹、沈曾植等）谈石涛、石谿。两师的收藏和谈资，无意中为张大千学习“二石”增加了不少知识。在两师的影响下，他也开始收藏和临仿起石涛的作品。据朱省斋《记大风堂主人张大千》一文记载：“名画家沈寐叟（名曾植）以一页石谿横幅山水送曾农髯，曾氏大为欣赏，欲觅一尺寸相当的石涛山水为配，以便裱成一个手卷。李筠庵（梅庵弟）知其事，告以黄宾虹藏石涛山水一页。曾氏大喜，遂函黄氏恳让，黄视为奇货，坚不应允。恰巧大千藏有石涛山水长卷，遂照摹其中一段，并仿石涛笔法，题句曰，自云荆关一双眼。又以他自己的两方图章，将张字截去弓字旁，将阿爰二字截去爰字，凑成石

6 张大千艺术圈

涛常用的印文‘阿长’二字，天衣无缝地盖了上去，请正于其师，颇获称许。翌日，黄宾虹以事访农髯，在案头适见此画，大为赞赏，并一再坚求，以他所藏山水相易，农髯不便告以实情，只好勉允所请，于是皆大欢喜。”朱省斋记载的这则故事，发表在五十年代的香港报刊上，是这个故事的最早文本。其他文本记述略有出入。谢家孝在《张大千的世界》中，直录张大千的自述：“我起初也并不是要愚弄前辈，原本我是要向他们讨教的，我曾向黄宾虹先生求借他收藏中的一幅精品去仔细临摹研究，可是黄先生拒绝了。我心里有些不服气，心想你不肯借我，我还是可以仿石涛的画。于是我化费了好些功夫，仿石涛一幅手卷。由画到刻石涛的假印章，都是自己一手做的，我还在上题了白云荆关一双眼。然后我把这幅画呈送给曾老师过目，我的原意不过是向自己的老师求教而已。”张大千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他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下，向友人讲同一故事，也不尽相同，因此有关这个故事的不同文本，基本上都出自他的一人之口，当然也不排除听者转述时的加工。尽管文本不同，但张大千仿造假石涛的第一个故事是从此开始的。他的假石涛居然瞒过了学识渊博、精于鉴赏的黄宾虹老先生（黄宾虹比张大千大三十四岁，与曾、李年龄相仿，因此他平日以师辈视之），由此做假石涛的胆子也越来越大了。

二三十年代，“石涛热”刮遍沪、京、津等各大城市的古玩铺。一些社会名流和豪门富商无不附庸风雅，以收藏石涛精品佳构为时尚。正是这股“石涛热”，为张大千提供了观赏、收藏、研究石涛的有利时机，也为他临仿、制作假石涛大开了方便之门。张大千正是从临仿石涛入手，由石涛兼及八大、浙江、金冬心等家，练得了一手过硬的笔墨功夫，并由此登堂入

室，走进了明清艺术殿堂，山水、花鸟、人物无所不能，为他步入海上文人雅集铺平了道路。当然制售假石涛，也是他初为职业家安身立命的经济基础，以假乱真的目标，是以假换真，收藏真石涛。关于张大千做假石涛的功过是非，另有论述，本文从略。

二十年代的张大千，在上海游学的范围，除曾、李两师及诸前辈外，他还结交了一批同龄友好，其中有江南才子谢玉岑，画家郑曼青，宁波名门望族李祖韩、李秋君等等。

谢玉岑常州人氏，是江南名士钱名山的乘龙快婿，谢稚柳之兄。他比张大千年长一岁，由于诗词文学造诣较深，对大千影响帮助较大，大千与他情同手足。可惜英年早逝，张大千在《谢玉岑遗稿序》中写道：“方予识玉岑俱当妙年。海上比居，瞻对言笑，惟苦日短。爱予画若性命，每过斋头，徘徊流连，吟咏终日。玉岑诗词清逸绝尘，行云流水不足尽态。”正因为谢玉岑经常在大风堂画室中看画吟诗，流连忘返，所以张大千早期画作中的题诗，多有玉岑的加工润色。据说还有代作。当然大千也决不愧对朋友，早年友人中，玉岑获大千画作最多，且多精品。

李祖韩与李秋君是兄妹两人，他俩是宁波名门望族，因爱慕大千的才华，在经济生活方面多有关照。尤其是李秋君，与大千志同道合，终生不嫁，是张大千的红粉知己。

二十年代初期，张大千在艺林中鲜为人知，而他的二哥张善子却已享薄名了。张善子不仅是他的兄长，而且在艺术上也是他的良师。为了提携大千，有一次他应“秋英会”召集人赵半坡的邀请，带了大千参加上海颇有盛名的文人雅集活动。文人雅集相当于今天的诗文书画笔会。所谓秋英会，也就是以赏